

年

卷

期

2

1

3

第

第

R
810.5
739.1



蕭湘連猗

第二卷第一期

廿五年四月一日

目



女囚	芳蘭 (二)
失業日記	敏敏 (八)
無辜	張聲 (一一)
離婚	趙水澄 (一六)
習哭	老向 (二一)
太平湖的海棠	堵述初 (二四)
大牯牛	席徵庸 (二九)
給父親	晶晶 (三八)
先像後不像	孫伏園 (四四)
狂吼	廉柏 (四七)

女囚

芳蘭

是個寒風颯颯的清晨，雪還在天空裏飛，路上仍然結了一層硬而且滑的厚冰。

長武快車，就在那個冷冷清清的風雪裏，放出嘶啞的嗓子，軋軋地走進了東車站。從大口裏吐出許多睡眠朦朧的人。要不是車到了終點，那些人大概還想在車箱的角落尋夢！

Y一個青年女郎，拿着最流行的錢包和一只小手提箱，從車上跳了下來。

月台上照例佔滿了各色各樣的男女，有接人的，有招攬生意的，同時也有叫「茶蛋」，「臉水」，「包子」，「香煙」的嘈雜聲音。最忙的還是算那個穿了做着號碼沿紅色邊背心的碼頭工人，他們不要命的在人堆裏擠！

不多工夫，把車站全變了個樣子，變得極端熱鬧，極端紛亂！

就在這個紛亂中，Y遇見了她的同學C，也是剛從家裏過了年轉來的。兩個人有了伴，一道兒走着，談着，Y還說「年」是在H市友人家裏過的。

將要走出站口了，忽然一些人又都折回去，朝着三等車後面的敞車（四等車吧？）那塊走。那些退回去的人的面部，還顯露着驚奇，察探的表情，人愈圍愈多了！

Y和那位同學，也爲着好奇心的驅使，雜在人縫裏瞧！

人像潮水樣往後湧退，這使許多被擠，被壓的「唉喲！」起來，同時聽見一個粗重聲音：「媽

的！散開些！」氣憤憤的，嗓子更粗重：「有什麼好看？你們喜歡，也可以照樣？」
一陣鐵索鏗鏘的聲響。

一個看熱鬧的旅客在悄聲地對另外一個說：「女囚！還抱了一個孩子。」
回答的是：「年紀不大，模樣長得怪好！」

「犯什麼罪？這末利害！」

「還不是那個……。」

旅客們討了沒趣，都拖着沒有睡醒的沉重的身子散去。看熱鬧本只是圖個高興，這麼一來，誰願意圍着！

人稀少了，從做車下來的一群，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聽說是女囚，Y和C的好奇心特別濃厚起來，挨了罵也不在乎，仍然遲遲地不願出站。故意做着掉了東西的樣子，兩人又回轉身來滿地找，自然，不時要偷瞧那遠處的一堆影子。

押解囚徒的兵，囚徒，越走越近了，她們勇敢地裝着不在意而迅速的把臉正面迎過去，狠狠的投去一個探索的目光，剛好Y的視線和那個囚徒的視線恰恰接觸。不約而同的，兩個人身上，起了短暫的顫抖，面部的肌肉也有些痙攣，無疑的是受着大的刺激的顯示！而且口裏都同時迸出含有驚訝，疑懼，惶恐，親切的「呵！呵！」的噓叫。

彼此靜默地相對立着，押解囚徒的兵也愕然了！

還是那個囚徒比較有理智，她很快就恢復了她的常態，笑嘻嘻的露出兩排潔白的牙齒說：「Y姊！我在你走後的第二天被捕的，爲着什麼，我自己也不知道。」接着微微蹙一蹙眉，又恢復了面部掛着的笑：「你看，幹兒真可憐！他不幸投着我們這不幸的父母，唉！跟着活受罪，從漢口拖到長沙？」

Y只傷感地看了她一眼，在嗓子裏吐出不十分清晰的「唔……」

女囚低下頭去，看那睡在懷裏的孩子，孩子也睜着雙沒有神的眼，親切地望着他的母親。

「他有三天沒有吃東西了！」她慢慢地抬起頭來。

「你們怎麼老說不完？到底走不走？」押送囚徒的等得不耐煩了，又斜着白眼瞟過去看Y，顯出一種威嚴神氣。另外一個說：「帶着走！跟她們講什麼好話！」於是兇狠地擁着這可憐的母子向站口走。女囚還有未盡的話要說，只好回過頭來大聲喊：「Y姊！孩子拖病了，是一路上又餓又凍地弄壞的，你今天能去看我嗎？不，看這個孩子？我押在司禁灣，你要來……要……來……」

走遠了，聲音便模糊下來。

Y癡癡地站在月台上，兩隻眼只望着那走遠的蠕動的影子，耳朵裏彷彿是些斷續的不成句的音調：孩子病了……餓……凍……司禁灣……看孩子……看……。

憋住一肚子話的C，站在一旁，腦子裏是天旋地轉的想着，想着，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那清瘦的永遠掛着微笑的面龐的人兒，究竟是誰？是Y的什麼人？想到這裏，便很迅速走近Y一步，

而吐出幾個有力的字：「我們走！」

她仍然站在那裏沒動，只是眼眶裏噙滿了淚水，偶然也有一顆兩顆亮晶晶的掉下來，從面部滾到衣上滾到地上。

C像哄小孩子樣把Y勸上了人力車。兩部車載着兩個不同的心情在奔馳！

車上的Y在翻演着目前的事，重新一幕一幕的；二十幾個兵，全副武裝，圍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女人，還有個生病的孩子。太沒意思了，武力只會對準弱者施展，這野蠻的人吃人的無理世界！她用勁在踏腳板上重重蹬了一下，洋車夫茫然地回過頭來。這使得她少許抑制點自己的情感。

想到幹兒那枯瘦沒神的樣子，又叫她生出無明的憤恨之火。他是多麼可愛的，活潑的小天使！只四五天沒看見，就被獸一般強暴的東西摧殘到這個模樣，簡直是魔窟，是地獄！

Y的思潮又追憶到兩星期前的情景。那是除夕的晚上，他的媽媽想起她那就義的丈夫而傷感得哭泣的時候，幹兒這小精靈，好像很懂事的，拿着他的花手帕給母親揩眼淚，小手撫摩母親的臉和頭髮，還說：「媽哭，羞！」同時手也在面上做着勢子。媽不理他，哭得更利害，更傷心。他發急地掉轉頭叫：「姨！媽哭！」意思是想姨帮着勸慰媽媽，頭更歪點，急得要哭的樣子，然而還在說：「姨！媽不哭，爸就回。」這是丈夫剛死不久的她哄孩子常說的話。他現在也用來哄媽媽了，但他不知道媽正是哭他永遠不能回來的爸爸！

淒楚而慘淡的情緒充滿了的氛圍裏，不特不能替他勸慰媽媽，連自己也在流着同情之淚。

屋子裏只有飲泣。夜靜了，遙遠地傳來團年的炮竹的霹拍聲，並夾着鑼鼓的音調。幹兒聽到外面的聲息，彷彿得了一種啟示，他從母親身上爬了下來。「幹唱，媽聽，姨！」他跳着舞，口裏就結結巴巴的唱起來。唱他自己編出的新腔的葡萄仙子，他唱得太不成調而又令人不懂。終於把他的母親引得含着一包眼淚發笑。無愁的小天使，的確解人煩惱。可憐！這隻潔白的無罪羔羊，竟被沒有人性的殘酷的惡魔，牽到屠場去！她感傷到極點的時候又掉下一串淚珠。

思潮仍然不斷的起伏，車在她不會想完的時候，已在N校的門口放下。

她們並不覺得旅行的疲勞。Y又沉沉的在想那些往事。C已發出許多問題，睜大着眼，只等待Y回答。兩人暫時浸沉在靜穆裏！

一陣急促的皮鞋聲，混雜着連喊帶嚷的B，從外面笑了進來，親親熱熱而又頑皮的叫：「Y姊！您回啦！年過得熱鬧不？吃了什麼好東西？」驚訝失望地：「喲！怎麼只這點行李！大概沒帶吃的來吧？我想死了回家過年，吃點，喝點，玩點。」她換了一種憤懣的艷羨的感嘆：「真討厭，新學生連回家過年的資格也沒有！」B像放連珠砲樣，不斷地說。

在平時，那位慈愛的Y姊，早就半安慰半叙說她底別後生活了。但是今天，有着異樣刺激的今天，她好像失去了魂魄。什麼聽不見，什麼也看不見，只低着頭，縐着眉，偶然也有一聲長的嘆息從口裏輕輕噓出。

B有點迷惘，她猜不透Y的異常的態度，於是側過頭去問C：「你是剛到嗎？是和Y姊同伴

吧？」C沒勁地點了兩下頭，便立起來踱出了會客室。

約莫十分鐘以後，Y突然問：「你還記得楨不？我們小時候的同學，我的姨母的乾女，她被捕了！」最後一句說得更重而快。

「誰說的？」B驚疑地有力地問。「我怎麼不記得，一年前在H市，她聽了一個謠傳的消息，還爲我白酒了許多眼淚，白作了一篇祭文，這是我永遠忘不了的。」B停了停，又接着：「這個消息真確嗎？我有點不信，你不是在她那裏過年？」

「真確極了！」Y分辨。「我剛下車時親眼看見的，還有鐵鏈子牽着！」她繃着的眉愈擠攏了點。「我們要替她想法子纔好！」自言自語地！

充滿了偵察情緒的C，聽見會客室裏的空氣，被談話聲攪動了，她又從寢室裏跑了過來。

「Y姊！請你告訴我：她，那個女囚，老含着微笑的，是誰？她的生世，她的一切……告訴
我，姊姊！」C興奮地連續地問，Y和B又都默然。

「說呀！也許我還可以盡點朋友的義務。」她停頓了一下更興奮地說：「有什麼祕密不能公開，你們不相信我嗎？我是人，人總有人性，有同情，我決不會喪心病狂地宣佈你們不願意告訴人的話的。」她有些氣，自己也莫名其妙，爲什麼這樣注意，關切那個女囚，終覺得她那微笑的陰影裏，有淒厲的慘痛的情緒，她不是笑，是苦笑，是哭！那清瘦而俊美的身軀，在寒冷得叫人顫慄的風雪中不稍畏縮的精神，又像是個身經百戰的武士。

失業日記

敏敏

沒有同情，沒有歡笑。一種飢寒的迫擊，生活的呼籲，所得到的是創痛，虛空，失望。從許多妄念的夢幻中，陷入無底的深淵。

二月一日

離小敏兒的滿月只有三天了。正要籌備招待少數的朋友，做一個湯餅的小聚。晚上，和母親，外祖母共招扶小敏兒換尿布，玉堅逗着孩子們玩耍。忽地有打門的聲音，湯媽開了門，只見俱樂部的公丁羅錫林上樓來了，手裏拿着一封類似公函的信件，向我致敬道：「先生，恭喜高升了。」我吃了一驚接着信一看，裏面是省府主席的條諭，——「×××，趙小惠以上二員，請設法委用此致民廳×廳長。」末尾簽名蓋章。這樣一張條子，在平日想找事，固已求之不得。但是自己現在分明有事的，爲什麼又要開條子去找事？當然俱樂部那隻領幹事銜的飯碗是被打破的了。便問及來人，果是事實如此，不但是我個人和趙小惠的事情過了河，就是全俱樂部的辦事人員，都被裁撤了三分之二，真是迅雷不及掩耳的事情。據說每個被裁的人都由主席下條子介紹到各機關工作。我和趙小惠就蒙調入民政廳了。真是類似高升。因爲我們在俱樂部的最高薪價還只有三十元，而民廳的起碼都是四十元。倘使廳長格外垂憐，調任科員之類，也許還有七八十元不等，但總覺得近于荒唐。因爲主席決不會要我不幹三十塊錢的事，而給我以七八十元的優差的。

二月二日

清早趙小惠君來打門，她那瓜子臉上蒙着一層失望的顏色。我真像看見好朋友似的抓着她的手。因為我已個把月不到俱樂部去了，爲的是生孩子。我便問她民廳的事究否可靠，她竟和我一樣的不懂，我們恐怕廳長責我們冒昧，便和趙君先到俱樂部總幹事家裏去。

究竟未曾滿月的身體不像平常那樣能忍受飢寒，會人要趕早，會要人尤其要早，來不及吃飯了。早晨的風是那樣尖利，自己不會做過大衣，只好硬着頭皮和趙君走過人跡稀少的馬路，灣街僻巷經過之後，總幹事的公館便到了。門口一個聽差的說，總幹事沒有起來。我們走進會客室，一個江北老媽子在打掃那架無線電收音機。她問我們幹什麼要會總幹事？我說來拜年的。老媽子笑道：「啊呀！拜年要十點鐘來才好，怎麼來得這麼早呢？您等着吧！」我陪笑道：「因為恐怕他要出去，所以老早就來了，請你通報一聲，就說俱樂部兩個女職員求見。」老媽子躊躇一會，結果仍要我們坐着等，一連等了兩個鐘頭，肚子已經餓得很爲難了。和趙君站在門首張着，猛見總幹事一聲不做站在那裏扣衣，我們連忙鞠躬行禮，總幹事操着不平的湘語道：

『你們怎麼這樣早？』

『因爲聽說我們被裁了，主席要我們去見廳長，不知事先接洽過嗎？』我吞吐地說。

『這個，沒有接洽過的，在乎你們自己的努力。這次裁人，實在是經費困難，迫不得已，而且我也裁得公允。××是主席條薦的，趙小惠是民廳長面介的，只有尙守誠沒有背景我們却只留

了她。因為你們究竟要有辦法一點，是不是？」

「我何嘗有背景？擔負那麼重：家裏三個孩子，母親，老祖母，一群人都仗着我吃飯，沒有事只好一家子挨餓了。總要懇請總幹事幫忙，給我們到民廳去說說，不像守誠，她僅只負擔自己的。」我苦笑起來。

「可是可以，你們去說了之後沒有效果，再告知我，我準給你們去說說。」

我知道無言可說了，就辭了總幹事出來。我一面走，一面埋怨趙小惠不該一聲不做。趙小惠也苦笑道：「可憐的，我也做不出搖尾乞憐的樣子，我們失業失定了。」

第二步我們決定拿了主席的條子，見民政廳冷廳長去。

我們走進那張沒遮欄的新建頭門，踏進民廳的傳達室，一個老頭子神氣十足，問我們會誰！我說會廳長，老頭子搖頭道：「廳長此刻沒有來！我問道：『要甚麼時候來呢？』」他道：「下午吧！」結果我和趙君走到民廳隔壁的一家婦女報館去。婦女報的經理徐先生一聽我被裁了，不禁爲我嘆息。但一閱主席的條諭，徐先生的外人羅先生連忙說有辦法，勸我趕快去找冷廳長，及至我告訴他們說傳達擋駕的時候徐先生便告奮勇帶我們同去會廳長。因爲徐先生和冷廳長有同業之誼，冷廳長也是當新聞記者出身的。于是我和趙小惠跟着徐先生，又踱到民政廳來。徐先生却不經過傳達，一直走了進去，門衛一把攔住，徐先生拿了一個新聞記者的出入證，門衛依然不放進去，還是徐先生發起氣來了，才衝過那張虎門，走上樓去，進了科長室，王科長連忙和徐先生招呼。徐先生說明來意，科長說：「廳長不在，要和秘書說。秘書也是你們新聞界的同業，我可以介紹你們去會會。」我們便跟了王科長轉灣抹角，走到秘書室。秘書微笑地接過那張條子，說給我們設法，我們就興匆匆的走出來了。

(未完)

無辜

張聲

金湯市內，向來是很繁華的，但是，在這條柏油路上的清晨，是格外顯得空氣幽靜，兩旁纖細的柳條，在微風中輕輕的飄來飄去，好像美人跳舞的姿態。遠處一片曠平的草地上，各種各樣的花朵，是在互相爭妍着，鮮艷眩眼，從背面射來的陽光，溫暖着人的全身，有如微醉了的感覺。一陣微風，送來了花草的香味，以及土的氣質的味，薰入鼻腔，要說萬物都新生了，誰個不是在春光的沉醉裏！

這時，清與蛭，他們倆個，踏，踏，踏底慢步在這馬路上，音韻是那麼調協。他們都已穿上了輕快的春裝了，清的手，搭在蛭的胳膊彎裏揆着，邊走邊細密地談着有節奏的情話，眼睛似乎迷惘地賞鑑着這春光的豐美。

『蛭，我們要在人生的征途上，留下很深的足跡，樹立我們偉大的，真純的愛。把我們這兩顆心熱烈的融合起來，爲我們的國家開出一朵有色，有香，健美的花來。這兩件事，是我們永生的超于一切的偉大追求！』清輕輕地而很興奮地說。

『你的理想很高，你的志願真不小，而且你有這麼大的勇氣，說出一般女子所不能說的話，我佩服你！清，讓愛情的火焰燃燒在我們的心裏，我們永遠尋求這兩件事吧！現在我的生命裏，已有了熱烈而又幸福的愛，但是希望再給我一些強烈的力量，使我生命的火焰更旺猛些！清，我永

生地愛你，允許給我爲國家開花的力量吧！』

蛭，他說到這裏，低下頭來，好似在等待什麼，又好似在服從什麼命令一般，差不多有一刻鐘的時光，他們都在沉默着。

這時，他們的脚步聲，踏，踏，踏的像發出急促的交響曲的調子一般。嚙，嚙，嚙，一輛公使館漂亮的汽車，從他們的身邊馳過去，他們似乎是受了一點虛驚；但却因此得到一個好機會，使兩人的手很快地很緊地握住，同時，兩人對看了一眼；這一眼，更使兩人不由的臉上浮起鮮明的，熱情的微笑！

清與蛭，他們都在大學校裏念書，每個禮拜的清晨，他們便做這條柏油路上情話綿綿低語慢步的行人，他們的談話，永遠像是潺潺的流水一般，不會中止過。愈說愈起勁，愈說愈高興，有時搭起空中樓閣，美妙的幻境，使得他們對人生，只有樂觀的歡悅。對前途，常存遠大的希望。雖然在現實的生活裏，有時也常感到些須的不快。不過，到底還是『希望』在抓住他們的力量大，所以他們不會苦惱過。尤其是美的幻境在招引着他們，使他們總是有着活潑，歡欣的心情！

他們熱忱地生活在一個求豐富知識的環境裏；日子不知飛去了多少；在這些日子中，曾換去了不少的筆記本子，增加了不少的新書；衣服，也換過了好些套，鞋也踏破了好些雙；在這條柏油路上，又不知安閒地走過了多少趟。

去年的春天，清與蛭，有過這樣悠美的心情，熱情的談話，春光的溫暖，幸福似的沉醉！

『可是呵，今年的春天……』清，心情的灰暗，使她想起了去年的此時，與崢走在這條柏油路上的情景，低低地嘆了一口氣，吐出這兩句話來。雖然她坐着一輛車，車是怎樣快的奔馳過了這條路，究竟她身子坐在這輛車上，心是在前後的感觸中難受！刺痛！

*

*

*

*

*

崢，却是在一天寒冷凝凍的空氣中，吐着熱忱的白霧似的氣，代表領導着大群的同學，爲高喊口號的勇士。這是一個戰爭結束後，也是四年後一個熱誠活動的復熾，以他的熱烈的情緒，純真愛國的勇敢，來對這個活動增加『緊張』的力量。

『我們團結救國。』

『擁護國家自主，擁護……』

『不達到目的，誓不歸！』

『中國萬歲，萬歲，萬萬歲！』

崢，一片熱忱愛國的心，高喊着強有力的口號，只感到精神的奮興，情緒的緊張，活動得有意義，英豪壯厲的，對於愛國的犧牲，他是膽敢地前行的，抱有值得奮鬥犧牲的態度，以爲這是有價值的人生！

突然，也是可以意測，而不能意測到的，一個突然威武的暴力，金晃晃耀眼的，操有生死主宰

的利刃呵！攪動得學生大隊立呈混亂之境，雜沓的，哀厲的聲音，在這凝凍的，死寂的空氣中，造下一幅怎樣令人驚心的，徒手勇士與利刃的交戰圖。這將是民族盛衰史上有力的一頁呵！

終于，『人』，這個只有機靈，只有一口熱氣的勇敢動物，是敵不過蠢笨，殘酷，這個沒心的東西——利刃的對待。

蟬，以着他滿腔純真愛國的熱情，於混亂前的一刻，他還健勇地樹立着他那聳高的身子，在羣學生前，一聲聲呼喊使敵人刺耳的口號，當亂沓的時分，他擁在雜沓的羣衆中，前推後仰，但是他的聲音，是呼喊得更高了，他激昂的拳頭，在空中揮得更有力了，那惡魔似的利刃，閃着一道金光，『嗚』的一聲，蟬的拳頭，便破折了，血淋淋地不知是落到誰的頭上去了。蟬，他感到自己的胳膊，軟軟的垂下來時，神致已呈現錯亂的狀態，顛顛狂狂的擺動着身子，一會兒，便昏倒了！

千百隻脚，起伏輕重地從他全身踐踏一遍，直等到時計一分一秒的慢延到空氣稍微平息時，清才從飛跑接踵一進三退的人羣中擁出，全身疲乏無力，及他那陰暗灰白的臉色，實在象徵着這大時代下未來的慘淡！

『蟬……蟬……哥』當她看見從他身旁抬過去的一個人時，驚懼地這樣叫。可是蟬的身體，僵硬的挺着，他已是呼吸微弱的重傷者了！

清兩手顫抖得抬不起來，她輕輕地低下頭，仔細的看了看她的面孔，如臘一般的焦黃，她的心

好似被鐵鍊緊勒般的疼，臉上的表情，比神女還要森嚴，呆呆的跟着抬眸的人走，她未及想一想這是到什麼地方，未曾問一問走到那裏。她只是麻木似的向前跟着走，眼睛裏噙滿了晶瑩的淚珠。

*

*

*

*

*

清也成了嫌疑犯，被無理的羈留住了，她總是死寂地無一語，雖然她深心裏常常有一句話反問着：『我為什麼不說出我這被無理的羈絆呢？實在無半點理由，使我有資格來受羈留呵！』但是她默默地叫着『蜂哥，我是以我的生命來愛你！』

一九三六，二，六日

八角亭

日新昌綢莊

你們的衣服問題如果要適於新生活化及
價廉物美者請至八角亭日新昌綢莊去因
爲該莊最近運到國貨千餘種在這春季舉
行大廉價

離婚

趙水澄

「你怎麼這樣的糊塗！離了婚，兩上算，並不是一離婚你就得死，這可有什麼怕的呢！你什麼時候願意再嫁，還可以再嫁呀！」

「你無論怎麼說，我也不能跟你離婚；我活著是馬家人，死了是馬家的鬼！」

「咳！你細想一想，人活一輩子總共才有多少年？幹什麼這樣的死心眼兒！我要是不管你的死活，我一個人很可以走南闖北，到處為家。我要是離開老家遠遠跑到別省去，另娶一個人，你能知道嗎？……」

「我知道不知道不要緊，好漢佔九妻，你有錢你娶你的，我不管！」緜蘭不等她丈夫把話說完，中間就搶著說。

「……你也不必搶話，我這個辦法不是光為我一個人打算，也是為你打算過的。你看這些日子，你我瘦的都成什麼樣子了！難道說必得等我死了，你才改嫁；或是你死了，我才另娶嗎？」鐸民的怒氣早已充滿了胸膛，但是此刻還忍耐著勸她。

緜蘭倒在牀上，閉著眼，喘著氣，額角上浸著青豆大的汗珠子，鼻涕眼淚一齊流：「你剛回國的時候，總鬧著要跟我離婚，後來逼得我上了吊，媽把我抱下來，大家七手八脚的救活了我，你才不說離婚了。現在把我帶到天津來，你不是說過教我認字唸書就不跟我離婚了嗎？怎麼今

天又提這個話！我算是認了命啦！」

「你認了命？我才認了命哪！我帶你上天津來，爲的是叫你見一見世面，開開眼，學學乖！教你認字？你比牛還笨，今天教了明天就忘，你還認字？你也配！別的話先不用說，剛才你當着客人叫我，連「鐸民」兩個字都叫不出來，偏叫我「小拴子的爸爸」把大家都逗笑了！」
鐸民警了一肚子的氣，這時却忍不住竟發作了。

「我心裏會叫，可是嘴裏叫不出來，我也叫不慣你的號。」

鐸民聽紹蘭說完這句話，心裏又是氣又是恨，用手比著個樣子說：「還有一樣事，人家王小姐進門時跟我拉了手，要拉你的手，你爲什麼那樣羞澀澀的伸不出手來；人家笑了，你才這樣拐著胳膊把左手伸過去！蠢東西！」

「我不會跟生人拉拉扯扯的！什麼話也不必說了，你還是把我們娘兒倆送回家去罷！天津好，可是我們沒福氣，住著總不像老家舒服。這幾天估量著地裏的棉花也該摘了，豆角子也熟了！」紹蘭哭著說。

鐸民跟紹蘭兩人拌了半天嘴，小拴子不知道從什麼地方跑了來，撲在媽懷裏說：「媽！回家。給我掏促織兒！」

「天生的賤骨頭！一個破村子也捨不得離開；快離婚，你去摘棉花去！」鐸民氣著冷笑。
「媽！爸又說離婚，你快上吊！」

鐸民聽了孩子的話，不知是因哭或是因笑立刻兩眼都迸出了熱淚。

紹蘭哭的幾乎昏了過去，哽咽著說：『這些話你不用再跟我提了，跟我媽說去罷！她要是願意我就跟你離婚，你也不用再逼我了！』

鐸民氣極了，剛要抬手去打紹蘭；忽然門簾開了，走進一個又老又醜的婆子，怒目擰眉的罵了一聲『混蛋！』鐸民吓一大跳，猛抬頭細看，原來不是別人，正是他的老岳母。

鐸民平常最厭惡他老岳母，他心裏常是這樣想：要是沒有這個老東西，那裏會生出她的蠢女兒來；再說，看她那個滿臉橫肉，醜八怪的樣兒，就可以聯想到二三十年後的紹蘭，必定也跟她同樣的難看。

『你也不用逼她，好小子跟我幹！我今天非跟你拼了這條老命不可！』鐸民還沒開口，就聽見他岳母怒氣冲天的這樣說；邊說邊掏出一把尖刀直向他的前胸刺去。

鐸民噁啞了一聲；再一細看，電燈光閃閃的亮著，自己還是躺在大沙發上，原來是一場惡夢！這時他滿頭的涼汗，心裏直跳，回想夢中的情景宛然就在眼前。正在心驚肉顫，忽然聽見裏間屋內深深的歎了一口氣，又把鐸民吓了一大跳；但是立刻想到這個屋內長歎之人就是夢中不願離婚之人，大概她也在作惡夢！

『還是認了命罷！』鐸民揉了揉眼睛，想一想自己社會上的地位，朋友間的勸告，學問上的成就，國際間的聲譽……身不由己的從沙發上站起來輕輕的歎了一口氣。

這時，他清醒了許多，穿好拖鞋，慢慢的散步，看一看屋裏，一切都保留著剛才醉臥在沙發前的景像。地面上是那麼多的瓜子皮花生皮和紙煙頭；桌子上還擺著那一個空酒瓶子 and 一個喝酒用的杯子。走來走去，走到書架子旁邊，看見第三個書架子的第二層上有一塊小絲手巾，是半團半揉的放著，微微露出一點紅色的小花邊。他不由自己的把那塊絲巾拿起來，心裏說，怎麼王小姐又忘了拿走她的手絹兒，他這樣想，又不由自己的把絲巾放在鼻子下面聞了聞，似乎是有點香味；並且經過仔細的辨別，覺得這種香味正和她臉上的一樣。

他握緊小絲巾走到書架旁邊的椅子上坐下，從抽屜裏又拿出他剛才自己喝酒時所看的那一本百讀不厭的粘存信件簿來，立刻放下絲巾，先翻開第一篇信來看，是粘著的兩小張淺綠色洋信箋，用自來水筆寫的，寫的是：

鐸民先生

請你原諒我這一個你不知姓名的人給你寫的這一封冒昧信。

話是不知道從何處說起，姑且就這麼說罷！我從前在許多刊物上看見你的大作，總覺得你是一位五六十歲的老作家；誰知前天在青年會聽你的講演時，才得著瞻仰你的丰彩的機會，原來是剛過青春的中年，爽朗而又英俊，叫我十分欽慕，萬分驚訝！

先生！你能不能允許我以後在你每次講演時當一名義務的小記錄員？若是可能，那麼各大報登載你的講演辭時，我的名子就可以藉著某人筆記幾個字附驥在大名之後了。我也

這時，他清醒了許多，穿好拖鞋，慢慢的散步，看一看屋裏，一切都保留著剛才醉臥在沙發前的景像。地面上是那麽多的瓜子皮花生皮和紙煙頭；桌子上還擺著那一個空酒瓶子 and 一個喝酒用的杯子。走來走去，走到書架子旁邊，看見第三個書架子的第二層上有一塊小絲手巾，是半團半揉的放著，微微露出一點紅色的小花邊。他不由自己的把那塊絲巾拿起來，心裏說，怎麼王小姐又忘了拿走她的手絹兒，他這樣想，又不由自己的把絲巾放在鼻子下面聞了聞，似乎有一點香味；並且經過仔細的辨別，覺得這種香味正和她臉上的一樣。

他握緊小絲巾走到書架旁邊的椅子上坐下，從抽屜裏又拿出他剛才自己喝酒時所看的那一本百讀不厭的粘存信件簿來，立刻放下絲巾，先翻開第一篇信來看，是粘著的兩小張淺綠色洋信箋，用自來水筆寫的，寫的是：

鐸民先生

請你原諒我這一個你不知姓名的人給你寫的這一封冒昧信。

話是不知道從何處說起，姑且就這麼說罷！我從前在許多刊物上看見你的大作，總覺得你是一位五六十歲的老作家；誰知前天在青年會聽你的講演時，才得著瞻仰你的丰彩的機會，原來是剛過青春的中年，爽朗而又英俊，叫我十分欽慕，萬分驚訝！

先生！你能不能允許我以後在你每次講演時當一名義務的小記錄員？若是可能，那麼各大報登載你的講演辭時，我的名子就可以藉著某人筆記幾個字附驥在大名之後了。我也

這麼想，假如允許我在我名片上印著『馬鐸民先生記室』七個字，那是我多麼榮譽的事呵！但是，我可怎好意思毛遂自荐呢！

先生！我打算過幾天到你家去領教，可以嗎？我要是定好那一天，必定先給你寫一封信。

好了！第一次通信不多說什麼了！敬祝

精神愉快！

一個不知名的小朋友。

他看完了粘存的這一封信，又往下翻看了四五封，立刻面前浮起幾個使他心魂愉快的小影：在青年會講演完，自己在掌聲如雷之中笑著走下講壇，許多學生圍著請求簽名。內中有十幾個女學生，都喜孜孜的笑著請簽名；恍惚還聽見她們笑著說，原來馬先生還這樣的年青！鐸民想到這裏，又把他和王小淑由幾次通信而會面，由幾次會面而秘密訂交，以及今晚王小淑約來幾位女友到他家來玩的情景，都像演電影似的一幕一幕在眼前演出來。他躊躇了一會兒，忽然放下粘信的簿子，無名之火又燃燒了他全部的心靈；於是『離婚……離婚』的聲音脫口而出，醒時的怒氣似乎比適才夢中還來得凶，便很迅速的走入裏間屋內，到了緞蘭的牀前要把她喚醒，關於離婚的問題作一個最後最堅決的談判！

習哭

老向

「那麼大的姑娘了，還不學哭！」這句怪話，是我們家鄉的老太太們時常對一般女孩子說的。老太太們的話，多半是從經驗中歸結出來的，道理也許沒有什麼了不得，處世却往往是很有用的。一個鄉下姑娘長到相當的年齡，作媳婦的能耐，不能不切實的準備與排練，學會哭也是一種備而可以不用之本領。所以，關在家裏的村姑們，除了紡紗織布一些日常工作之外，習哭幾乎成了她們的副課。暖春長夏，閨中無聊，賴有這若斷若續，細如蚊鳴的哭聲，衝破沈寂。

一切風俗與道德的興替，原因常常是事實上的需要與否。例如：「大伯不見小嬸兒，姐夫不見小姨兒」，這兩句俗諺，現在似乎是沒有意義了，在妻大於夫的早婚社會，則甚為需要。因為妻大，大得與大伯子的年齡「恰好」；夫小，小得與小姨兒的歲數「差不離」，爲了防閑他們的「恰好」和「差不離」，那兩句俗諺中的「不見」就可以顯示作用了。村姑們習哭，道理也正相同。現在，一般在操場上打球的小姐們，整天家笑還笑不完，自然用不着再學哭。可是在那些沒有廢除「哭黃昏」的鄉下，女孩子們爲了實際上的需要，還不能不練習着哭。

「哭黃昏」是一種奇異的風俗。據鄉下人說，死後的魂靈必得先到村外的土地廟裏去報到。報到以後，不知爲什麼還要羈押兩日，然後解到城隍廟去受審。在這羈押的期間，亡者的孝子賢孫，一到黃昏，便分成男女兩個集團，到廟裏去給亡者送飲食，向鬼判行賄賂。焚繼祭奠已畢，在歸

途中，便須得男泣女號，彷彿是作着哭的比賽。如斯場合，不曾練習過哭的女人，立刻會遇上一個重大的難關。

一日之內，黃昏是比較農閒的時候，遇有「哭黃昏」的在街上，所有村中的男女老幼，都會出來瞧熱鬧。他們成群結隊的立在路旁，熱烈的檢閱那些男女孝子的行列。在男孝子們，有泣無淚，低聲噙噙，哀詞也僅止是「早死的什麼人」就夠了，并不在乎那些觀眾；而觀眾也不怎麼注意他們。

到了那些女孝子，那些觀眾就不肯輕易放過了。哭調是否好聽，哭詞是否動人，哭步是否合拍，哭態是否俊美，都在他們的洞鑑之中，批判之下。一個輕易不出場面的女子，忽然彳亍長街，宛轉哭號，哀詞必須成套，疾徐又須中節，再加上那些觀眾的威脅，這够多麼不容易！假定死者是孝子的親人，情感所在，悲從中來，隨時可以涕泗滂沱，還算易於對付；如果和孝子只有名分上的關係，那就有「無淚可揮」之感了。所以，她們爲了磨厚臉皮，爲了極盡哭狀，對於哭的技術，不得不預先練習。

還有，左隣右舍有了喪事，一家的主婦也得前去弔紙，也得數數叨叨的哭一場。總之，凡遇到應該哭的場合，一個女的要不會哭兩下子，那些實行監督的大衆，雖不當面指謫，也會傳爲話柄。平時不得時的女人，也許因此而更不得時。

平時，婦女家居，連長聲嘆息都在忌諱之列，何況是號啕大哭？但是到了清明節日，婦女們踏

青上坟，却是狂哭不禁的。據說她們一年來，情緒上的一切鬱結，經這一陣狂哭，便都煙消霧散了。女孩子們的習哭，除了應用，也許和清明哭坟爲同樣的作用。原本一個活蹦亂跳的女孩兒，正在發育期間，生生的被幽閉起來，連高聲談笑都不許，其情緒的不舒可想而知。有了這習哭的副課，低吟慢唱，假哭當歌，在生理上也許不是無益的事。

在女孩兒們，習哭也真能得到相當的歡樂。譬如：三兩位閨友，共同紡紗，不約而同的都在嚶嚶習泣。最初是有腔無詞，其次，才填詞調腔，假想到某一個長輩死去了，加上一些落實的字樣。將假作真，有時也真個流下淚來。到了熱鬧中間，她們的伴侶也會學習着勸止人家哭。勸止的如果說：「不用哭了，你婆婆死了還不正合你的意？」她們便會笑着，扭作一團。不過這種情形在成人的面前，她們立刻會掩藏起來的。

二十五年二月末旬於定縣攷棚。

太平湖的海棠

堵述初

我的母校民國大學，在故都城西的太平湖，就是前清醇王府的遺址。那裏有幾株海棠，都是百餘年的古物。可是樹身雖然古老，花朵却很新妍。在故都各王府的庭園中，名貴的海棠，本來很多，然而太平湖的，並未因此減色。又有杏和丁香，也很出名。醇府裏面，原有海棠軒，丁香閣，杏花廳各種華貴的建築，可見醇王自己也是很愛這些花木的了。

說到這裏的海棠，我倒憶起一個關於龔定菴的故事。

據說：定菴在北京時，一般王公大人，因為愛他的才華，都爭着和他交接，醇王尤其愛他，所以他就成了醇府的上賓。醇王有個妃子，名顧太清，就是那東海漁歌的作者。他倆因為文學上的因緣，早已互相傾慕，待定菴到了醇府，自然就想和她見面談談了。但是這種機會，在當時的社會風氣下，那能隨便得到呢？

那時顧妃的住房，是在海棠軒，和府中的太平園相距不過百餘步，雖然中間還有兩層房子隔着，却有甬道可通。這園中有池，有亭，有山，有樓，是賓客宴遊的地方。一個春天的早晨，定菴去到園中散步，因為他身邊沒有別人，所以興致十分悠閒，隨觀隨玩，不覺踱進了海棠軒。軒內這時也是靜悄悄地，沒有一點雜聲。他見這軒前有兩株高大海棠，花光十分燦爛，便止了步，恣情地去欣賞；當他欣賞得出神的時候，瞥見一位麗人，身披一件縞素的衣裳，正在窗下梳妝，她

那完美的丰姿，恰好從玻璃窗中窺見。他心中一動，料想必是顧妃，本想多看她幾眼，以飽自己的眼福，但轉念這是府中內院，自己怎敢久留，只得匆匆出來了。他出後探聽，果然她就是顧妃。從此，他對於顧妃，便越發傾慕！

然而過了不久，竟因為某種巧合的機緣，他倆常在府中見面；這裏有一個很自然的結果，就是他倆發生了戀愛。

他倆的戀愛，在定菴的三首憶太平湖丁香海棠的詩中，曾有極深刻極坦白的寫照。憶丁香詩道：

「空山徒倚倦遊身，夢見城西園苑春；一騎傳箋朱邸晚，臨風遞與縞衣人。」

這位縞衣人是誰，當然無須我多說，就可以明白了；只是，從這第二句看來，他倆已在實行唱和，結上了文學的因緣了。憶海棠詩，是：

「不是南天無此花，北肥南瘦二分差，願移北地燕支社，來問南朝油壁車。」

他還有一首憶丁香詩，表示更爲深摯：

「弱冠尋芳數歲華，玲瓏萬玉嬋交加；難忘細雨紅泥寺，濕透春裘倚此花！」

紅泥寺也是府中園景之一，離海棠軒很近。若就這末兩句詩意推想，那末，我們的腦中，便不難浮起這樣一種情景：在一個春雨如絲的時候，他們兩人靠着那株丁香花，叨叨絮絮的，不知說些什麼，老說個沒完，竟連皮裘被雨濕透了，還不知道走開哩。但是他倆的會談，爲什麼要在丁香花下？又爲什麼要在下雨的時候？這當然不是這個局外人的我所能知道的；不過我想他倆雖然

那完美的丰姿，恰好從玻璃窗中窺見。他心中一動，料想必是顧妃，本想多看她幾眼，以飽自己的眼福，但轉念這是府中內院，自己怎敢久留，只得匆匆出來了。他出後探聽，果然她就是顧妃。從此，他對於顧妃，便越發傾慕！

然而過了不久，竟因為某種巧合的機緣，他倆常在府中見面；這裏有一個很自然的結果，就是他倆發生了戀愛。

他倆的戀愛，在定菴的三首憶太平湖丁香海棠的詩中，曾有極深刻極坦白的寫照。憶丁香詩道：

「空山徙倚倦遊身，夢見城西園苑春；一騎傳箋朱邸晚，臨風遞與縞衣人。」

這位縞衣人是誰，當然無須我多說，就可以明白了；只是，從這第二句看來，他倆已在實行唱和，結上了文學的因緣了。憶海棠詩，是：

「不是南天無此花，北肥南瘦二分差，願移北地燕支社，來問南朝油壁車。」

他還有一首憶丁香詩，表示更爲深摯：

「弱冠尋芳數歲華，玲瓏萬玉嬋交加；難忘細雨紅泥寺，濕透春裘倚此花！」

紅泥寺也是府中園景之一，離海棠軒很近。若就這末兩句詩意推想，那末，我們的腦中，便不難浮起這樣一種情景：在一個春雨如絲的時候，他們兩人靠着那株丁香花，叨叨絮絮的，不知說些什麼，老說個沒完，竟連皮裘被雨濕透了，還不知道走開哩。但是他倆的會談，爲什麼要在丁香花下？又爲什麼要在下雨的時候？這當然不是這個局外人的我所能知道的；不過我想他倆雖然

常有會面的機會，可是總不能像現代的青年男女講戀愛時那麼自由和從容，所以他倆若得着一個會談的機會，便會死力抓住不肯放鬆的，至於是否在下雨，或在丁香花下，這些枝節問題，當然來不及考慮了。但是，他倆越是這樣的匆促倉黃，越顯得他倆的情感的熱烈！

世間的熱戀者，似乎都難逃悲劇的下場。定菴和顧妃，不幸也未能例外。他倆戀了不久，就被醇王發覺了。醇王定要置定菴於死地，定菴只好踉蹌出都，南歸以避禍。他那三首詩，便是在南歸途中作的。但醇王恨猶未消，後來定菴竟死於他的刺客之手。

到民國十四年的春天，就是我進校的第二年。校長雷惠南先生，是個很熱情的人，既賞府中的名花，又念前代的詩人，於是在四月二十六日，遍約全城士女，舉行觀花大會；同時把定菴的那三首詩，用紅紙錄下來，貼於丁香閣上，以徵求觀衆的和韻。那天，來校觀花的，不下萬人，成了北京當時一個盛會。後來和韻詩也收到三百餘首，雷校長又請國文教授彭禹先生，把那些收到的詩稿，選編爲賞花吟一集。彭先生自己，也作了三首和定菴的原韻。

這位彭先生，爲人豪爽慷慨，生平最推重會國藩和他的文學。他那三首和韻詩的意境，就很像會氏的歲暮雜感詩。現在把他的和韻詩，抄在下面：

「月影花光悟幻身，瑤台舊夢幾千春，風流往事憑誰說，色相俱無那有人？」

「我亦絲絲鬢有華，豪情俠骨兩相加，劫來吩咐詩魂去，多借春陰護此花。」

「憶否前身或是花，花花相擬應無差，依稀昨夢花神到，風作馬兮雲作車。」

十五年秋季，黃季剛先生來校中國文系授課。我本是個法律系的學生，但因為慕黃先生的大名，所以每逢他來上課，我必去旁聽，有時雖犧牲我的正課，也要去的。這就很像某一時期，陳筑山先生在校中教授政治學時我每次必去旁聽一樣。第二年海棠花開的時候，黃先生曾給我們講了一首蘇東坡的海棠詩。他對於蘇詩中「朱唇得酒暈生臉，翠袖卷紗紅映肉……」專寫海棠的風韻的句子，表示極大的贊美。有一天起了大風，淡紅的花片，狼藉滿地，他上課時見了，似乎很有感慨，立即在黑板上寫了一首和東坡海棠詩原韻的長詩。因為他父親名叫黃雲鵠，所以蘇詩中那兩句：「陋邦何處得此花，含子飛來定浩鵠」沒有和。他這首詩是一氣寫完的，時間不過二十分鐘，並且寫完之後，沒有一字的增改。他雖然寫得那麼快，但看他寫時的神情，却非常用心，所以他一寫完，便好像同人搏鬥一場似的，現出了疲憊的形容，待了一會，他才微笑着說：「文學這個東西，原是警出來的！」

在那同一時期，黃先生還講授了陸放翁的海棠詩。他很贊許陸詩中「眼看胭脂飛作雪，不須零落始愁人」這兩句，說這是深一層的寫法，識見高人一等。但我覺得放翁咏海棠的名句，還要推「綠章夜奏通明殿，乞借春陰護海棠」。因為在這兩句詩裏，表現了一種極豐富極熱烈的同情心，簡直和老杜的「安得廣廈千萬間……」相彷彿。無怪陸放翁終是一位愛國的詩人。

有一次，黃先生見了校中那株餘枝盡死一枝尚在開花的古杏，引起了他的文學興趣，又給我們講了一首元遺山的杏花詩。當他說到「斜陽淡淡不肯下，流水溶溶何處歸！」的時候，却說出一個

十五年秋季，黃季剛先生來校中國文系授課。我本是個法律系的學生，但因為慕黃先生的大名，所以每逢他來上課，我必去旁聽，有時雖犧牲我的正課，也要去的。這就很像某一時期，陳筑山先生在校中教授政治學時我每次必去旁聽一樣。第二年海棠花開的時候，黃先生曾給我們講了一首蘇東坡的海棠詩。他對於蘇詩中「朱唇得酒暈生臉，翠袖卷紗紅映肉……」專寫海棠的風韻的句子，表示很大的贊美。有一天起了大風，淡紅的花片，狼藉滿地，他上課時見了，似乎很有感慨，立即在黑板上寫了一首和東坡海棠詩原韻的長詩。因為他父親名叫黃雲鵠，所以蘇詩中那兩句：「陋邦何處得此花，含子飛來定浩鵠」沒有和。他這首詩是一氣寫完的，時間不過二十分鐘，並且寫完之後，沒有一字的增改。他雖然寫得那麼快，但看他寫時的神情，却非常用心，所以他一寫完，便好像同人搏鬥一場似的，現出了疲憊的形容，待了一會，他才微笑着說：「文學這個東西，原是警出來的！」

在那同一時期，黃先生還講授了陸放翁的海棠詩。他很贊許陸詩中「眼看胭脂飛作雪，不須零落始愁人」這兩句，說這是深一層的寫法，識見高人一等。但我覺得放翁咏海棠的名句，還要推「綠章夜奏通明殿，乞借春陰護海棠」。因為在這兩句詩裏，表現了一種極豐富極熱烈的同情心，簡直和老杜的「安得廣厦千萬間……」相彷彿。無怪陸放翁終是一位愛國的詩人。

有一次，黃先生見了校中那株餘枝盡死一枝尚在開花的古杏，引起了他的文學興趣，又給我們講了一首元遺山的杏花詩。當他說到「斜陽淡淡不肯下，流水溶溶何處歸！」的時候，却說出一個

故事來。

那故事是這樣的。

一年的暮春，黃先生和幾位朋友在北平的北海划船，那時正當着夕陽西下。同船某君，忽然唸起遺山的那兩句詩來，他反復地唸了無數遍，大家也沒有理他。突然嘆噓一聲，他却投水了。同船的人，都相驚失色，便忙去救他，因為他還穿着皮袍，所以他們費了很大的氣力，才把他救上船來。事後有人問他投水的原因，他說：

「我覺得這兩句詩的含義，越想越悲觀，因此，想到人生的歸宿，究竟在那裏？倒不如一死完了！」

黃先生說完這個故事，他自己似乎也有無限感慨，湧上心頭，他一面在講台上徘徊，一面又把這兩句詩反復地低吟，儘他抽完了半枝香煙，才繼續地講下去。

我的離開母校，到現在已有八年了。在這八年當中，海棠丁香的榮枯，固是常時在念；然而人事的變化，也夠叫我驚心！如像雷校長和彭先生，別後即未通音問，他們的志趣和事業，都已發展到怎樣的程度呢？又像黃季剛先生，現在已歸道山，文壇的損失，該是多麼重大！但是，還有一件最令人感慨的，就是連這海棠丁香所託生的土地，也蒙上一層暗淡的陰影！

可愛的太平湖的丁香海棠啊！唯願你們在這暗淡的陰影裏，本着那皎潔的高貴的本質，永遠煥發那「玲瓏萬玉」的光輝！

廿五，三，九，於定縣。

大牯牛

席徵庸

小時候我最歡喜騎牛玩。那時我家裏養着兩條水牛，都是可以騎的，可是家裏的人不讓我騎，怕我跌着。

早飯過後，放牛匠從牛棚裏牽出牛來，牛背上搭上一床簑衣，笑嘻嘻的向着我說：

『大少，騎牛玩哇！』

這簡直是一根刺，刺得我心裏怪難受，白翻着兩眼向着他騎上牛背，是羨慕又是嫉妬。

可是一到外祖母家去我就有騎牛的機會了。表姐表哥都是騎牛的好手，只要是同着他們一道，外祖母她們也就不擔心我了。

外祖母家有一條大牯牛，那是附近各農家沒有能比得上的一條牛。我和表哥等三人騎在牠背上，一點也不嫌擠。

我們騎大牯牛是有個規矩的：我在前，表哥在後，表姐騎中間；上坡的時候，我稍稍俯着身子，雙手扳住牛角，然後表姐抱住我的腰，表哥又抱住表姐，這樣就不會滑下牛背了。下坡呢，我就伸雙腳登住牛角彎、身子稍稍向後仰，後面的表哥又用手勒住牛尾，以防前傾。偶爾我也有溜到牛頸上去的時候，那時，大牯牛一定是昂起頸子，不讓我栽跟頭。

大牯牛看來是很可怕的，那麼大的個兒，又是那麼大一對角；但是牠的脾氣很馴，從來不嚇唬

人。我們對牠也很好，飲水喂草等放牛匠做的事，差不多我們全做；有時我們還悄悄偷些喂豬的嫩草給牠吃；又常常給牠刮毛，不使牠身上生蟲子蟻蛋。因此牠也異常的親熱我們，無論甚麼時候見着了我們，總要『嗯昂……』地叫幾聲。

可是騎牠的機會也不常有，元宵過後我們都上學了，一直要等到放了寒假，而又要我到了外祖母家，纔能得着那點共同的樂趣。

我家離外祖母家是很近的，僅隔着兩個小山坡，一段田坵。由我家燒午飯火時起身，到外祖母家正好趕上吃午飯。我和表哥他們常常在一處讀書。

那一年剛上學不到一個月，老師就生病回家去了，我們便成了沒籠頭的野馬，歡喜得發狂。那些時候我常住在外祖母家，成天同表姐表哥騎牛玩。

農村的二月是說不盡的美麗，天氣暖融融的，遍山的樹木都顯出一種欣欣向榮的氣象，青草也露出了寸多高的嫩尖，麥苗正好含苞，綠油油的油菜也結了許多骨朵。蜜蜂在油菜叢中飛去飛來，嗡嗡地叫個不休，好像是在禱告油菜骨朵早些開花似的。三三五五的牧童，都騎着牛向半山的草坪走去，悠悠揚揚的山歌，就一唱一和的從他們口裏放送出來。樹林中宿着的鳥兒，被驚的向天空亂飛。

『遠看情妹唷……身穿花呀……』

『狗東西不想活命了！』大牯牛正在地邊走着啃草，突然聽見從背上發出來這聲大呵，就立住了

脚，抬起頭來望了望，又『噁昂』地叫了兩聲，然後又埋頭啃牠的草。

『華少爺，不要亂罵唷，我們不是得唱你們哇。』

『你幾個鬼兒子……』

『來唷，來唷，華少爺！打「王碑」唷，我們伙起伙起抬四娃的「死狗」喂！』

牛鼻索一帶，大牯牛就抬起頭來，大踏步向草坪那裏走去了。

下了牛背我和表哥便參加了他們那打「王碑」的戰團，大牯牛也自由自在的找草吃去了。

表姐是不打「王碑」的，她獨自坐在崖邊樹陰下學着綉花——那是她常帶在身上的，有功夫就綉起來，隔一會兒，她就抬頭看看大牯牛，如果牠走到糧食地邊去了，她便要吼一聲「轉來，大牯牛，不要進地！」大牯牛聽了吼聲，便皈依佛法似地掉轉身來了。

『你們這些鬼兒子只顧打王碑呀，讓你們的牛整天的啃鵝光石嗎？你看灶房上又在冒白烟了呀！』到了相當的時候，表姐就這樣警告大家。

於是乎歌聲又漸漸地響亮了。

『老老板！招呼少爺他們囉，出了瘋狗啦！叫他們少上山去玩呀！』這是吃了晚飯以後，長年老馮當着外祖父向我們下的警告。

『啊！這們早就有瘋狗了嗎？』舅父驚疑的問，『是那家的呀，怎麼不早點打死？』

『起初瘋的是陳家祠堂那條大花狗，他們打了好幾槍都沒打死，牠遍山遍野的跑，咬傷了好些狗，聽說現在都瘋了三條了哩。』

外祖父一邊嘔着葉子烟，慢慢的才向我們三人說：

『聽着沒有？從明天起不要出門去了，都在屋裏讀書！這一晌好玩，大概你們的書都還給老師了吧？』

這不啻是當頭一瓢冷水，我和表姐表哥都不期然的彼此互看了一眼，臉上都顯出一種頹喪的神氣。都不作聲，表姐埋着頭摳指甲。

『報應到了，從此再不準三脚貓似的到處跑了！』外祖母笑着向我們說。『乖乖的讀幾天書吧，你們那個頂發狠，我就每天賞給他一封小桃片。』

『我沒帶書來哩。』我蹣跚着嘴懶懶的說。

外祖父他們都哈哈大笑起來了，笑得我的臉腓紅。舅父邊笑邊說：

『真是懶人懶，屎尿多。你華哥的書你就讀不得呀？好意思說那話喔。』

大牯牛是由放牛匠放了，我們被關在中堂讀書了。放牛匠把大牯牛從牛棚牽出來的時候，我們都立在大門口很失意的望着大牯牛。大牯牛也像有知覺似的，走到院中就立住了脚，昂起頭來，向着我們『嗶昂……嗶昂』直叫。放牛匠牽牠不走，就狠狠地給牠一鞭子，急燥的吼道：

『這瘟牛，你站着幹啥？』

我們見放牛匠打了我們的大牯牛，一齊都罵他：

『短命的放牛匠，你二輩子也要變牛的！』

一天，舅父正坐在大門前吸水烟，忽然放牛匠跑起來向他說：

『大牯牛被瘋狗咬了！』

我們聽了這話都喫一驚，看他臉都白了，光頭上的青筋凸起多麼高。舅父的臉也變了，立刻就放下了水烟袋，站起身來問他道：

『啥時候咬着的？在甚麼地方？』

『剛纔在菜子地邊上』他換了一口氣又接着說。『大牯牛是到地邊麻柳樹底下，正在啃草，突然從菜子地裏鑽出一條大黃狗來，汪的一聲，就把大牯牛の後腿咬了一口。』

『咬了好大一口？』我搶着問。

『咬了這麼大一塊皮不見了。』他用右手比了像茶盅那樣一個圓圈給我們看。

我和表哥慌忙就跑到牛棚裏去看，大牯牛正立着回嚼，口邊上白泡子翻翻的，後腿上血染了一大塊。牠見了我們，仍然叫了一聲。隨後表姐拏了一塊舊布和一包棉花來，表哥就拏去包牠的傷，剛剛挨到傷處，大牯牛直向後躲。

『不用包了，』舅父說。『已經叫人請醫生去了，一會兒就來的，你包也是白費。』

表哥走過來了，我們都向着牠沒有話說。外祖母直歎氣。

醫生來給大牯牛打了一針，用布包着傷處，又開了一張藥方，臨走時說：

『不要緊的，吃兩劑藥就會好的。』

外祖父不知從那裏回來了，一直到牛棚去看了看，然後撇着鬍子走到階沿上來，坐在一根矮凳上自言自語：

『東西放牛匠怎麼這樣沒出息？連瘋狗來了都不覺得。』

『誰叫你不讓我們去放牛？』我這時忽然覺得得意起來，倚着門邊說。外祖父愛理不理的向我一笑，沒說話。表哥立在他背後做鬼臉。

晚上，大牯牛發作了，一根草不吃，只喘氣吼叫，在欄中打轉。大人不讓我們到牛棚邊去，又用粗篾繩套住牠的腿和頭，怕牠繃斷鼻索。

『我們的大牯牛該不會死吧？』表姐坐在她床邊脫鞋時說。

『不會的！』外祖母給我解衣扣邊說。『那麼一點兒傷，打了針又喂了藥。乖孫兒，好好的睡覺，不要胡思亂想！明早起來去看，包管你們的大牯牛和今早上一樣的。』

可是我睡不着，老在床上翻來覆去，忽然伸手攀着了表哥的腿，便輕輕擰了他一把。表哥趁勢就爬來同我睡在一頭，他問我：

『你擰我做甚麼？』

『我以為你睡着了呢，華哥，你說我們的大牯牛會不會死？』

『你們在說甚麼悄悄話？大兄弟。』表姐昂起頭來問表哥。

『二兄弟問我大牯牛死不死。』

『該要不死才好呀，老天爺！……』

『不許說話了！』外祖母拍着被褥呵我們，隨着又改變語氣誑勸我們道：『乖孫兒些，好好的睡覺，明天早上我另外每人給你們一個鹽蛋下飯。不聽話的我就不給。』

『希奇你那臭鹽蛋，沒見過？』我輕聲地回答。

砰！砰！突然牛棚發出一陣巨響，大牯牛又一聲緊似一聲的怒吼。我心裏陡然怕起來了，不敢睜眼看，慌忙鑽進被蓋裏去，緊緊拉住表哥的手。

聽着大牯牛一陣叫聲，我們的心就如被刀戳似的，忍不住要哭。我們幾度想去偷看牠，但都失敗了，我們背地裏咒罵了大人許多壞話。我們哭。

外祖母總是拏那套老話來安慰我們：『大牯牛都快好了，你們還哭甚麼？』我們知道她這是騙人的話，從大人那憂鬱的神氣，從牛棚被砸的響聲，從大牯牛有氣沒力的嘶嘶的喘叫，各方面的觀察，我們斷定大牯牛是凶多吉少了。

終於大牯牛死了！那是牠瘋後第四天上午的事。我們失魂落魄地跑去看牠，天啦！那是多麼悽

慘的景象哇？牛棚已經被撞破了，牛欄的木料被折成若干段，地面上到處都是草和糞；大牯牛血糊糊的躺在亂草上，身上挽了無數根繩子，兩眼圓睜睜向着我們，好像有無窮的怨氣要發洩似的。這是我們常騎的大牯牛嗎？我們同聲大哭起來。

我們怕外祖父他們把大牯牛賣給人家剝皮吃肉：大人們是有這樣狠心腸的，我們相信，說不定他們就像周鬍子那樣，把大牯牛賣給城裏董老二煮湯鍋。因此我們拚死拚活的要求把大牯牛埋到山上去，給牠堆個墳。外祖母很同情我們，她憂鬱地向外祖父說：

『說也是，大牯牛在我們家辛苦了十多年了，真也應該給牠一份全屍。』

『也好！』外祖父吸着烟懶懶地說。『反正賣不了幾文錢。叫老馮他們弄去埋了算了，免得這幾個傢伙糾纏人。』

我們聽了這話猶如得了特赦似的高興，含着兩泡眼淚就跑去叫老馮埋牛，我們又帮着拏應用的傢具。

大牯牛是埋在一個小山坡上的，我們監視着老馮他們，刨了很深的坑把牛放進去，又堆了很大一堆黃土。我們挨到黃昏時分才回家，表哥出主意明天來給墳前種幾顆小柏樹，表姐又提議帶點香紙來給大牯牛燒。

次日早飯剛放下盃，表哥就叫我們到墳上去。我說：

『你和表姐先走吧，我去折幾枝花來祭我們的大牯牛。』

『好，好，快來啲！』

我在院邊的李樹上折了幾枝李花，覺得不大好看，便又走到菜園地邊去折了幾枝桃花和杏花來，然後才滿意的抱着向山坡上跑。剛跑到半坡，表姐表哥已在一根土坎上叫我了：

『二兄弟！！』

聲音有些異樣，我鼓起氣向他們那裏跑去，跑到面前，我剛要問他們，表姐一把拉住我的肩頭哽咽着說：

『我們的大……大牯牛牛已經被被人偷走了！』

突然好像有個甚麼東西壓住了我的心，我呆住了，手中的花枝不知是怎樣的掉落在地下了。

給父親

晶晶

爸爸，您離開了這個世界，離開了您的孩子們，轉瞬間已是整整的十年了！在這十年之中，莫說世界大勢，社會情況，單只是我們家裏的光景，就已經變到您所意想不到的地步了。在孫輩中您最喜歡的的是書聞，因為他活潑，聰明，但是您死後不到兩月，他也就死了。他死後家人在表面上有些超然，都說：「大人都死了，一個孩子算了什麼！」其實心中都異常悲痛，母親更為傷心，她摸着書聞的臉說：「聞兒，你死去也好，死去找你爺爺去吧！你們兩個人在那裏，他看顧你，你扶持他。」由書聞提到您，她哭了，大家也哭了。

現在大哥膝下有四個女孩，大的二的是增芳，增華；二哥膝下，書田以下還有兩個男孩，一個女孩。增芳已經出嫁了，她的丈夫是本縣閻君，年少有為，他們前途當不成問題。增華現在本縣女小讀書，尙知努力。書田在我們家中似乎是例外，讀書不成，在本村小學讀了八年，始終沒有卒業。所以就決定不讓他讀書了，留居家中，帮大哥料理家務。他理家却是一個能人，家中田間都處理得很好，對鄰里街坊也都處得來，大家都說他好。

由書田就想到二哥，您假如知道他現在的情形，也不知道要怎樣呢。他現在染上不良嗜好好了。從二十一年夏天起，他吸食毒品已經三年多了。據說他現在一天非有一元上下的海龍英，不能過去，家中幾次給他戒除都沒有成功。母親整天罵他，大哥也對他不滿，時常假以惡色；我對他，

除惋惜之外，却有一點同情。本來處在他的環境又能怎樣呢？他的性情使着他不能不離開社會，退隱於小範圍的世界內。在您死後他又曾到幾個地方去服務，結果都是因為他的性情太暴烈，不能與人相處，半年或一年便被人辭退了。這幾年來他找不到職業了，只好歇在家中，久之也不能與家人相處，沒有他活動的地方了，他只好關在屋子裏去吸白面了。沒有一個人「甘自墮落」的，是他的環境，他的性情，他幼年所受的教育使他不得不爾。我對二哥亦如是觀。但是我也相信，假如您在，他絕不會弄到這個地步的。

在臨死時，念念不忘我的學業，再三的囑咐母親和大哥，不要使我廢學。他們果然不負您的期望，在您的喪禮完了以後就又送我到中學去了。四年期滿，又送我到北平去考大學，現在大學又畢業了。大哥還說只要我願意，他還可以送我出洋留學。是我一方面願意對國內的情形熟悉以後再出國，一方面不願再增加他們的負擔，自己把出洋的意思打消了。他們為給我籌學費，吃的苦也真不少了！母親現在七十一歲了，身體雖然康健，可是耳聾了，和人談話非常困難。大哥今年四十七歲，頭髮已經大半蒼白了。

本來在我們家庭的經濟狀況，每年多出四五百元的學費，在往年原算不了什麼，可是現在不成了。收入一天比一天少，支出一天比一天多，每年都是入不敷出。大哥常要典賣田產，母親總是不肯，她說她不願意先人辛苦艱難締造的家業被我們送掉。她不明白，為什麼一樣的產業，一樣的治家方法，在往日家中經濟是欣欣向榮的，而現在却是一天不如一天。她的唯一的解釋是「年

月」，她常說，「是這年月」！她不知道世界已經變了，現在的世界已經不是她青年時代的那個世界了！

我家村南那片樹林，不但是我家的一塊「寶土」，也是我們村中的一點風景。我記得其中還有許多是您親手栽植的樹木。我小時，時時到那裏去玩，摘鮮花，捉小蟲，什麼都做。但是現在那裏已經成了一片荒土了！近年來因為農村破產，「宵小」增多，那裏的樹木時有遺失。前年因為旱災，家中經濟窘困異常，以五千元的代價，大哥把牠賣去了。現在剩的只是一塊地皮了。去年寒假，我在家中，一天下午到那樹林的「故址」去看，斜陽西照，一片黃土，上面依稀留着幾個土坑，幾株枯草，在寒風裏戰戰慄慄，似乎在悲傷牠們的運命，我惘然了。

世界無論怎樣變，家景無論怎樣變，有一件却沒有變，並且永久不會變，就是您的孩子始終沒有忘掉您，並且永久不會忘掉您；您去後留給家中的那個缺陷，也始終沒有彌補上，並且永久不會彌補上。您初得病時，我不知道。我春假回家，看見您自己煎藥，才知道您病了，並且得的是胃病。不過您告訴我說，病不要緊，過幾天就會好的，春假期滿就去上學，不用掛念。一週的假滿以後，我就又去入學。到了學校請校醫開了兩個治胃病的藥方，還買兩瓶胃藥寄回家去。您回信說我在外給您找藥方，買藥，是「爲子之道」，不過您的病不要緊，過幾天就會好，不用紀念，安心讀書吧。我始終不放心，過幾禮拜便回家看一次。我到家一次，您的食量減少一次，您的面色蒼白一次，但是您總說您比以前好多了，下次不用來了，在校安心讀書吧。咳，爸爸，您說這話

時，心內該是如何的酸痛呀！

那年秋季，因為戰事學校停課了，我回到家去，可是您的病已經不起了。那時二哥還在育英學校服務，所以每天是大哥請醫生，送醫生，弄藥品，母親和我們在您的病榻伏侍。您在病榻還不斷的給我講歷史掌故和處世經驗，那幾十天我在您的病榻前所受的教育超過我在一切學校中所受的教育。到了十一月，你就滴水不能入口了。因為不能服藥，也就不再請醫生了，終日母親，大哥和我三人坐在你榻前背着你流淚。不久二哥請假回來了，姑母和兩個表哥也來了，在你榻前不由三人增至七人了。但是人多了，對坐着更傷心，大家時常哭出聲來。但是您聽見以後就說大家，不讓大家都哭，您總是說人總有死，死原算不了什麼，不必傷心。有時您故意和大家閒談，為使大家忘掉目前的情景。我還記得有一次，您問我「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的意義，我回答以後，你表示出很喜歡的樣子，說道：「新教育中的初中一年級的學生，在國學知識上都比舊教育中的舉人好。去年春天西村馬舉人還問我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的意思呢。所以還是新教育好，所以我當年倡辦教育。」隨着叙述您當年在縣中辦教育的情形。大家都罵您「吃了鬼子藥」，但是您還是不顧一切的幹。您說的是強作笑顏的說，我們聽的也是強作笑顏的聽。事後回想，這又是如何慘痛的一幕呀！

十一月廿三日晨，您昏過去了一次，不久就清醒過來。以後您就時昏時醒，醒時還和平日一樣，和我們有說有笑。二十六日上午，姑父從山西趕到。你和姑父的感情特別好，您見到他時，一句

話沒有說，握着他的手，您哭了。他也哭了，大家都哭了。那是我們第一次見您哭。從那天起，您就和這個世界隔絕了，您不能說話了，只是有時向我們看看，或用手指指，我們不知道您是什麼意思，您也難得預期的反應。到了二十八日的上午十一時，您的眼睛閉上了，您的呼吸停止了，您真的離開我們去了！我們沒有哭，忙着給您穿衣服，給您把衣服穿好，把您抬到靈牀以後，我們才哭了。我們不知道要怎樣，我們只有哭，哭！

那時正是內戰正劇烈的時候，由前線敗下來的軍隊，正從我們村莊過，擄掠劫搶，無所不爲，人民不能一時安居，婚喪事更不能擴大舉行，所以您的喪事也就潦潦草草的過去了。從您倒在病榻時候起，到您的喪禮完畢止，前後三個多月的工夫，我都和在夢裏一樣。我總想着您沒有離開我，我走到您的房前時，想像您還是在裏面睡着，看見您的書物時，想像不久以前您還看牠，用牠。有時突然您的影像掠過腦海，有時在夢中看見您，您還是那樣慈愛，還是那樣的勤懇的教導我。十年來如一日，爸爸您沒有離開我。

您的病沒有治好，使我懷疑了新舊醫學，我覺到現在的醫學等於沒有。我到北平以後，聽說胃病有治法，治的最好的是德國醫院，我特地跑到德國醫院去問。見到德醫史大夫，我把您當年的病狀向他說明以後，他說有治法，還不只一種，那一種也保好。我從德國醫院出來以後，一路的想：爲什麼當年不知道德國醫院能治胃病？爲什麼不送您到德國醫院來治而喪於庸醫之手？信步走到和平門，又走到陶然亭，想從高處看看您的墳，向您懺悔，求您原諒。但是那裏看到您的

墳，映入眼簾的只是灰色的城牆，和一片蘆塘而已！

前年冬季，我在研究心算心理，工作是每天飯也不吃，水也不喝，從早晨八點到晚上八點，一刻不停的工作十二小時，計算被除數八位除數四位的心算。一天恰是您的忌辰。早晨起來以後，一看月份牌是十一月二十八號，整個心身便被異樣的情調佔據了。進了實驗室以後，總是忘不了您，您死時一幕一幕的景象，總在腦海裏映演。所以那天的結果特別壞。整理結果時，我的導師孫先生看到這種情形，問我是什麼原因，我據實以告。他用很同情的語氣說：「你是很富於感情的呀！」我知道他沒有說出來的一句話是：「我們做科學研究的人，不能太富於感情！」我知道，但是我如何能忘掉爸爸呢？

您葬在祖塋裏，上有祖父，下有書聞等，當不寂寞。祖塋地基高亢，決無水災，前後都有圍牆，也無風患。今年暑假我到您的墳前去看，柏樹已經長起來了，四周一片青草，風景很好。只是現在時屆嚴冬，柏樹當是依然蒼翠，青草恐怕早已枯黃了。天寒地凍，此間很冷，不知塋中也有所謂冬夏否？爸爸，珍重！爸爸！

廿四，十一，廿九。於定縣。

先像後不像

孫伏園

曾聽一位畫家說過，學畫分爲兩個步驟，先求能像，再求能不像。其實不但畫畫如此，一切藝術都如此。「先像後不像」可以說是學習一切藝術的原則。

在第一個步驟當中，需要的是一大套基本訓練。如解剖學，如透視學，都是學畫的基本訓練；如文法學，如修辭學，都是學文的基本訓練。基本訓練工夫作到，才算做到能像：畫靜物或畫動象，寫靜物或寫動象，人人看了覺得已與實物實事相差不遠了。

這樣，在繪畫上算是做到了照相的地步，在文學上算是做到了新聞的地步，但與真正的藝術相差還遠呢。

如果這位畫家或作家只是一個中材，那麼，他的功夫到這裏也許就要停止，不能再做更進一步的「不像」的工夫了。這種畫家或作家只算一個匠人，他的能力只在將一件實物實事描畫記載得恰恰相像。

學文習藝的人，百人中也許有八九十是這樣，只其餘的少數人能再繼續做「不像」的工夫。這步工夫的要素在乎天才和個性。

同是一件事物，甲畫家和乙畫家畫的不同，甲作家和乙作家寫的不同，畫家和作家所畫所寫和大眾所見又不同，然而大眾又不能不欣賞讚歎所畫所寫比他自己所見更爲完美，這裏面便已經不

知不覺的加入了畫家作家的天才和個性。

從前王國維先生說過一句話：「夫繪畫之可貴者，非以其所繪之物也，必有我焉以寄於物之中；故自其外而觀之，則山水雲樹竹石花草，無往而非物也，自其內而觀之，則子久也，仲圭也，元鎮也，叔明也，吾見之於牆而聞其警歎矣。且子久不能為仲圭，仲圭不能為元鎮，元鎮叔明不能為子久仲圭，則以子久之我非仲圭之我，而仲圭元鎮叔明三人者，亦各自有其我故也。」因為有「我」的緣故，也因為有天才和個性的緣故，所以文學藝術上的真實，往往不是大眾所見的真實，這就是所謂「不像」之說了。名畫名作總是「各自有其我」的，所以名畫決不會變照相，名作決不會變新聞，而往往是一般人所謂「不像」的。

文化的進展沿着一盛一衰一創造一因襲的路。大別起來，上古是創造的，中古是因襲的，近世又是創造的。不過我們的中古勢力一直伸展到近世生活裏面來，近世創造的曙光在中國至今還覺暗淡，這事實對於文藝的影響有兩個方面：主觀的是崇拜前人，跳不出名畫名作的窠臼；客觀的是缺乏科學，一切基本訓練的學問還沒有組成系統。所以學習藝術的兩個步驟全搗亂了。

你說「像」嗎？像的只是名畫名作，不是實物實事。你說「不像」嗎？也只是前人的名畫名作對於實物實事的不像，並不是因了後人的天才個性而有的對於實物實事的不像。

這種學習步驟的搗亂，使有志於學習文藝的青年感到萬分的苦痛。他們不知道怎樣先做第一步能像的工夫，更不知道怎樣再做第二步能不像的工夫。因此我們連文藝的匠人也很難找到。

就文學的基本訓練上說：我們至今還沒有一部同義詞典，也沒有一部同音詞典；關於成語，我們還沒有做採集的工作，更談不到編為詞典了；我們的文法學和修辭學，還沒有完善的本子，現有的這一點且不被人看重。語詞不豐，語法不通，是文章的基本兩病害，我們不幸都犯了。

最近看見開明書店新出的一本「文字的自由畫」，于在春先生在編者自序裏說，「文章習作到今日，在命題方面，在取材方面，教師與學生同樣感到枯窘。……要救濟這個，只有提倡用『自由畫』的方法來作文。」

對象的擴充，方法的自由，都慢慢的叫人脫去前人的窠臼；同時必須並重的便是基本訓練的各科的建立。但這不是在短時間所能辦到的，學者為求自己便利起見，只有個別的做一種基本研究。

一種學問在未形成系統以前，一定是歸納的。語詞不豐，我們可以做搜集的工夫；語法不通，我們可以做比較的工夫。我們的國語區域雖然是從東三省直到雲貴，但是裏面儘有大同小異的語言若干種，我們已經選取其中語詞和語法比較完備的北平語做標準。標準語以外，其他國語區域的語言，甚至非國語區域的江浙語和閩廣語，在語詞和語法兩方面，我們儘可以做搜集整理比較研究的工夫。至少我們留意聽人說話，留意看人作文，都精細的記載起來，積三五人的努力，一種學問自然漸漸的有了眉目了。

有了這幾種基本學問，我們才可以教人學習藝術：先做到「像」，後做到「不像」。我們這才可以把中古的因襲勢力打倒，作畫不仿宋人元人筆法，作文不仿史漢六朝筆法，而用自己的天才，憑自己的個性，描寫自己所感受的實物實事的印象。

狂吼

廉柏

因爲要進城授課，所以每星期必得進一次城，這是風雨無阻的。雖然，學生總希望老師缺席，不過已經是老師了，總是站在學生相反的一面，有的時候也得板起點嚴肅的面孔。

早兩天前便和洋車夫說了，要他在星期六上午九時去西平（定縣城外的一個村子，離城約八里左右）。但是到那天的九點十分，車還沒有來，這使我發急了！而且有更令人發急的，是原野的狂吼的風。聲浪愈吹愈大，密密的彷彿一個套着一個的旋風，在屋子裏聽見這從沒聽見的呼嘯，不期然地有些抖！

又過了五分鐘，洋車簡直沒有來的消息，自己下意識地決定：「走，不等了。」事實上再等就要誤課。我開始準備出發！

一條出色的英國製的圍頸，把牠做了兩用，中間包頭作臨時擋風帽，剩下來的兩端又圍繞着那個最怕冷的頸子。口袋裏面裝了幾本書。帶上手套了，這是表示「立志走」。

只從房門走到堂屋，工友很擔心地說：「就這麼走嗎？這大的風和土！」我只笑了笑。從堂屋走到院落裏，這纔知道利害，風裏夾着土的權威，出了村口，更加吹的起勁！

進城的道，是朝西北走，恰好是西北風，吹了個正着。當我踏上村外的原野時，幾疑心是置身沙漠中！舊小說裏常有的飛沙走石，的確描寫得入神，要不有着這次的吹風吃土經驗，決想不到

沙怎麼飛，石怎麼走。腦子裏在琢磨，一切經驗是從事實上體驗的。經驗即是學問，那麼這大概也是學問之一了！

預計十點鐘應該到達學校，但以走路的速率，實在趕不到，於是開步跑，好在飛沙走石的沙漠中沒有行人，行動可以自由而不受拘束的。風與土好像有靈，也好像有意，吹來一陣比前更大更多的風和土。接連地不斷地繼續地，一陣一陣吹來，前面的一切被土蒙蔽得看不清了。不特不能跑，站都有些站不穩，沙像細雨樣，向頭上身上有窟窿的地方打來，於是眼耳口鼻都被細沙佔據了。眼睛看不見，鼻子塞得不通氣，口裏只要牙齒少爲一動，就像做音樂樣，響了起來。不由得想起講衛生的時候常說的「不吃髒東西」的那句，現在這夾雜了人糞，畜糞，鼻涕，痰唾的沙土裏不知有多少細菌！事實上到了口裏那能不咽下！這倒不是我擔心的，擔心的是走不動，沒法走。

又是一陣大風，人簡直站不住了，而且憋得不能喘氣。在和狂風飛沙鬪爭的這個弱者，到底敵不住而失敗了，終於回過臉來以背臨敵，來一個不抵抗。然而內心不甘，所以又運用一面抵抗一面投降的策略。在一陣大風吹過，接着的一陣還沒有趕上的時候跑幾步，等到狂吼聲音接近了地面的大風吹來時，便以背向敵。不過這終究是弱者，是有些像搖尾乞憐的勾當，我發狠地不幹，要走，走個痛快，只要一有勇氣，精神便煥發了，又在叫號的夾着土的風中向前大踏步地走。這把目前當着未來的幻覺，把風當着假想的敵人的玩意兒，倒不覺疲憊而且興奮。

從堯方頭的斜道上來了一輛大車，大車比我走得快，車過後從地上飄起來的土和空中旋轉着的

土互相混雜起來，織成一種灰黃的天幕，掩蓋了沒有勁的太陽和一切？

勉強睜開眼，欣賞那距離不遠的大車。趕車的是個四十幾歲的莊稼人，瘦黃的面孔，就是過度勞力的象徵，再加上一層黃黑色的沙土，其憔悴不堪的樣子，十足代表中國大多數吃苦耐勞的純良農民群。他腰裏掖着旱煙袋，一手拿着趕驢鞭，像合節拍地，一下一下打在驢身上，驢却一點沒有反抗的含悲忍辱地迎上風土前進。趕大車的每打驢子一下，就令人聯想到被人侵略不已的弱小民族，然而牠是那麼馴服純良，替主子勤謹勞作，每天所得代價只一二斤豆子罷了！看了驢一眼，又看了趕大車的一眼，他並沒有半點愛憐驢兒的神氣。

大車中之一角，坐着個十三四歲的孩子，臉色蒼白而且有些浮腫。破爛不堪的棉袍透出許多變成灰色的棉花，再加上沙土的點綴，就好像一件起花的袍子，只是不能近看，細看，大概有些怕冷，他囚在一堆，像鷄子樣蜷在馬糞筐的旁邊。

風一直沒有停而且變本加厲，看看大車離我遠了，遠到二丈以上，這沙漠中唯一的旅伴。

一段崎嶇的狹路阻擋了大車前進的速度，我又追上大車。趕車的看見這個在大風沙中顛躓的，像瘋人般不知利害禍福，只會奔馳的人，他開始驚奇！不，他一直是在注意的，車和人可以說是平行了，他也發問了，「先生，進城吧？」

「是的。」

「天氣不好，怎麼也出來？」

「有事。」馬上補充一句：「本約了洋車來接，可是沒來。」

「您願意坐大車不？」面上充滿了慈悲和同情，接着說「這種天，怎麼能走！」我可說求之不得，那敢想到願和不願，一剎那間跳上了大車。那個蜷在馬糞筐旁的孩子，連忙爬到後面去坐着，我於是代替他鎮守馬糞筐，風呼呼地吹來的時候，糞也發出一些氣息，是香是臭，却沒有加以研究，只擔心怕從大車上滑了下來，未免貽笑大方。

一路上與趕車的談得很熱鬧，雖然沙只向口裏飛，我們却不閉住嘴。

問他貴姓，他很客氣地說：姓王。不知道應該叫他老王，王先生，王老板或王大哥，結果發問仍然不提稱呼。他知道我姓李，所以很自然地叫李先生。

他是個佃農，自己謙遜地說「咱們還不是種莊稼的人！」「種莊稼最好了，自己種了自己吃，誰也不干涉誰。」我這麼半解釋半安慰地答覆。他慨嘆地說：「從前的日子好過得多，每年忙完了，除按數送莊稼給主子外，還落個十塊八塊的，現在比從前做事多，年成好的話有幾顆飽飯吃，要不，還有一半時候挨餓。」我回報了他一個同情的注視。是的，大多數的農民，不僅農民，工人和小商人，他們都是勞碌終日不得一飽的，半飢餓的奴才，生就了只會做事不會享福的。然而受過教育的何嘗不到處碰壁，遭受失業的慘痛？

他說有六個孩子，三個男孩，三個女孩。男孩做莊稼，女孩在農忙的時候也要作莊稼，現在却做着活計。他自己除了忙田裏的工作外，為得增加點進款，所以又作豆腐生意。因為過度操勞會

病過好幾次。我問他女孩子出嫁沒有？他說：沒有。女孩子出嫁，得花許多錢，嫁了，仍然要回娘家吃，喝，穿。並且還得供給男家吃穿。在農忙的時候，女孩子回婆家作活去了，閒的時候，回娘家吃住，有的時候，還同着丈夫。有三個女孩子，真是擔負不了。於是談到讀書的問題上，我乘勢實施國難時期的教育方案，解釋他之所以受苦的原因，及目前情形。我問他是否知道關於外交的情形。他說「彷彿聽見說過，真可惡，但是知道了又有什麼辦法？」這未免有些氣餒。自然打氣加油是應該做的，跟他從頭至尾說了許多，他也由氣餒變成氣壯地在緊握着拳頭了！哈哈預料那一天到來，農人們是會動的。不過目前需要覺悟者加緊訓練，組織和努力。

他的兒子女兒都沒有讀書。我告訴他讀書的重要，不認識字任何事不明白，就是寫封家信記個賬也得求人。他接着說「不管什麼事，人家早知道了，我們不認識字的還不知道半點。可不是讀書好，趕明兒，把那第二的學生送去進學，現在會裏這麼好，不花什麼的有書讀。」又自言自語地：「要是他們去讀書，莊稼便沒有人做了。……」

車進了南門，風與土一直還是追着。到了北街，便和那個趕車的父子別離了！這忠實誠篤的農民，什麼時候再能看見？我默然了！風依然在狂吼，沙依然在飛舞，大地還是黑沉沉的。

一九三六年於定縣。

編後

瀟湘的漣漪差不多成爲將要消滅的泡沫了，幸而有着各方如風一般的助力，又動盪起來，而且比從前的漣漪更動盪得有力了！

第二卷一期的作者陣容不同了，因爲除了本社同人外，還有許多成名的作家給我們撰稿。敏敏女士爲本刊創辦者之一，她是個在生活掙扎中謀自立的人，雖然是三個孩子的母親，却在教兒理家之外很努力地創作與工作。失業日記寫得真摯動人，確是失業者的哀訴。這種訴聲極爲普遍，在目前學非所用，粥少僧多的社會裏，誰讀了這篇，誰也有無限感觸和同情。

張聲是新近加入本社的一位同志的筆名，她過去也辦過一兩個文藝刊物，是忠實而努力的文藝研究者，也是一個頭腦清晰的青年，她的那篇無辜，便流露了青年人特有的意思的動向。趙水澄先生原爲南開的國文教授，現在是平民文學運動中的健將，最近寫的散文常在民間等刊物發表，這次替我們寫的離婚是描寫過渡時期的婚變情形，一個新男性與一個舊女性，成就了不自然的婚姻結合，其結果是離婚。老向先生是幽默文大家，是論語，人間世，

宇宙風等刊物的特約撰稿者，也有創作印成單行本，如庶務日記及正在付梓中的黃土泥。習哭是描寫農村婦女的作品，文字很深刻，讀了令人立時幻覺到農村婦女的無聊的泣訴生涯，尤其會在悠然微笑之後，又泛起一片同情心。堵述初先生的太平湖畔的海棠，寫得清雅雋永，非對舊文學深有研究的，不克臻此；然而堵先生却是平民文學裏的少壯派，他的思想並不帶着濃厚的歷史意味。

席徵庸先生一向也是從事平教運動的。大牯牛爲描述四川鄉村兒童生活的散文。這一篇是兒童誠摯仁愛的心情底逼真流露。一個老牛被狗咬死，他們是那麼傷感懊喪。

晶晶君寫的給爸爸，是十足顯示我國農村裏自給自足的中產家庭，被經濟侵略的狂濤衝打得將要破落的表證，這還是比較富裕的家庭，若是佃農雇農，他們不僅不能勉強支持，更要淪爲餓殍了。這是農村破產中的一幕。

孫伏園先生，不特是中國文壇老將，在國際上也負盛名，過去從事革命文學，現在却離開城市，在農村裏從事平民文學運動，本刊的先像後不像一文，便是孫先生對文藝的經驗之評述。研究文藝者，確有必讀的價值。

瀟湘漣漪月刊 第二卷第一期

民國廿五年四月一日出版

主編人 瀟湘漣漪社

發行人 郭竹筠

印刷者 華印書局

發行所 瀟湘文藝社
社址左文襄祠七號

代售處 商務印書館
長沙南正街

金城圖書公司
長沙府正街

本刊文字未經允許不准轉載

定價

外埠郵費另加	預定全年	十二冊	一元
	預定半年	六冊	五角五分
	零售	每冊	一角
	每月一冊 一日出版		

郵票代洋九五折收用但一角以內為限。

本刊投稿簡章

- (一) 本刊歡迎外來投稿。
- (二) 來稿概須繕寫清楚(勿在兩面寫)、并將通信地址及投稿者姓名註明稿末。
- (三) 編者有刪改來稿之權、如不願者請於稿上聲明。
- (四) 來稿一經登載後暫酬本刊。
- (五) 來稿概不退還、無須附寄郵票。
- (六) 來稿請直寄瀟湘文藝社編輯部或河北定城縣內保健院李芳蘭女士。